

FRANÇOIS D'ORCIVAL

LE ROMAN DE L'ÉLYSÉE

爱丽舍宫的故事

(法) 弗朗索瓦·多尔西瓦尔 著
黄荭 钟蕾莉 崔月玲 曹冬雪 译

作家出版社



FRANÇOIS D'ORCIVAL

LE ROMAN
DE L'ÉLYSÉE
爱丽舍宫的故事

(京权)图字: 01-2010-254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丽舍宫的故事/(法)多尔西瓦尔著;黄荭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063-5403-5

I. ①爱… II. ①多…②黄… III. ①纪实文学—法国—现代
IV. I56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95036号

FRANÇOIS D'ORCIVAL: LE ROMAN DE L'ÉLYSÉE
© EDITIONS DU ROCHER, 2007.



策划: 猎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爱丽舍宫的故事

作者: (法) 弗朗索瓦·多尔西瓦尔

译者: 黄荭 钟蕾莉 崔月玲 曹冬雪

责任编辑: 王妍 翟婧婧 周茹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230

字数: 300千 插页: 8

印张: 19.25

版次: 2010年12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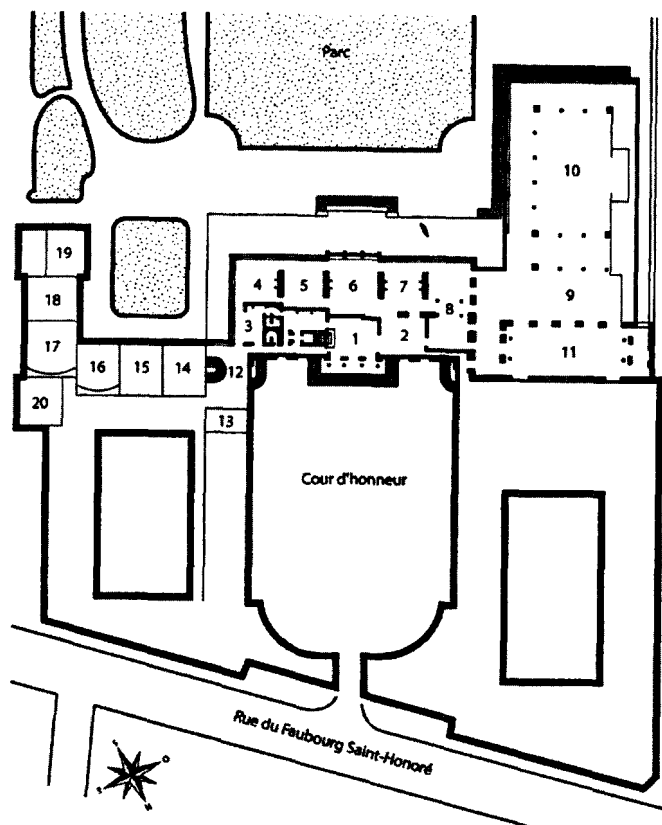
印次: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5403-5

定价: 35.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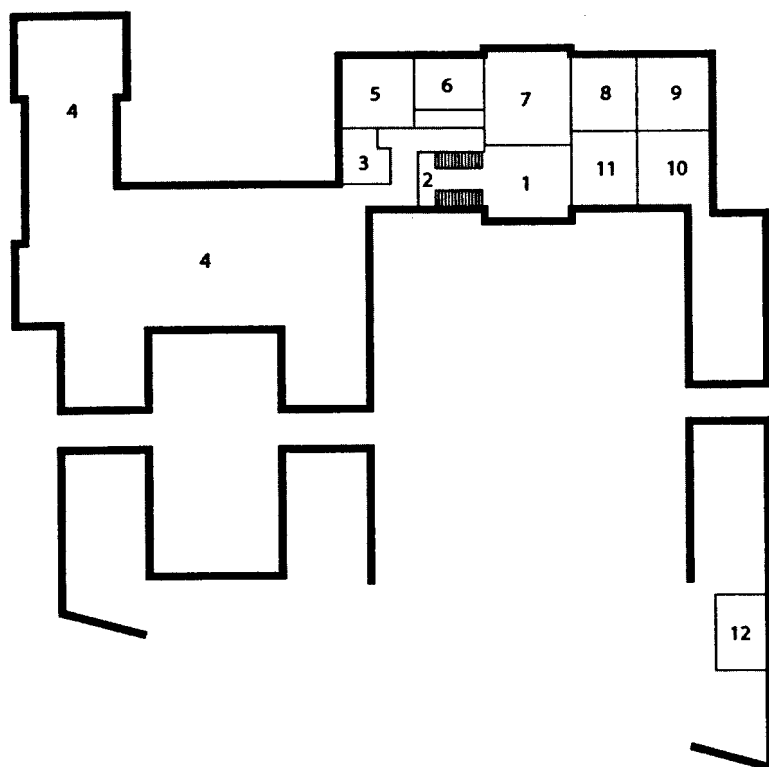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爱丽舍宫的地形图

底楼

- | | |
|----------------------------------|--------------------------------|
| 1. 对着主阶梯的迎宾厅 | 14. 底楼私人套房的候见厅 |
| 2. 挂毯厅, 候见厅 | 15. 旧第三共和国卫队长的办公室, 旧第四共和国总统办公室 |
| 3. 克娄巴特拉厅, 旧路易·拿破仑的办公室 | 16. 旧卡洛琳娜·缪拉卧室, 旧第三共和国总统办公室 |
| 4. 画像厅, 旧缪斯厅、拿破仑的工作室、第三共和国的部长会议室 | 17. 旧第三共和国总统秘书长办公室, 图书馆 |
| 5. 蓬巴杜厅, 旧国王的卧室、第三共和国的半圆厅 | 18. 候见厅 |
| 6. 大使厅, 旧接待大厅 | 19. 银厅, 国家元首奥里奥尔的办公室 |
| 7. 副官厅 | 20. 达妮埃尔·密特朗、贝尔纳黛特·希拉克的办公室 |
| 8. 缪拉厅, 旧帝国时期的餐厅和舞厅、部长会议厅 | |
| 9. 冬花园 | |
| 10. 节庆厅 | |
| 11. 拿破仑三世厅, 旧舞会和宴会厅 | |
| 12. 东翼宫, 通往二楼和朱庇特地下指挥所的阶梯 | |



二楼

1. 衣帽间
2. 主阶梯
3. 欧仁妮皇后的浴室
4. 总统的私人套房
5. 旧缪拉的卧室, 旧皇后卧室, 旧内阁部长办公室,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办公室, 亨利·盖诺的办公室
6. 私人秘书的办公室
7. 金厅, 从戴高乐将军开始为总统办公室
8. 小型会议室
9. 秘书长办公室
10. 秘书办公室
11. 候见厅
12. 西翼宫, 旧弗朗索瓦·德·格罗苏弗尔的办公室

目 录

- 1 序幕：爱丽舍宫 2007，探访总统府/1
- 2 艾弗瑞公馆 1753：蓬巴杜夫人的宫殿/19
- 3 爱丽舍宫 1807：夏洛琳娜的幽居/37
- 4 爱丽舍宫 1814：沙皇的宅第/53
- 5 爱丽舍宫 1815：皇帝最后的日子/71
- 6 爱丽舍宫 1851：奥尔唐斯之子的政变/87
- 7 爱丽舍宫 1899：英俊的费利克斯和他的老相识/103
- 8 爱丽舍宫 1917：“洛林人”呼叫“老虎”/117
- 9 爱丽舍宫 1940：总统，元帅与将军/133
- 10 爱丽舍宫 1947：共和国不再恐惧/147
- 11 爱丽舍宫 1958：接待员改变共和国/163
- 12 爱丽舍宫 1968：将军失踪了/177
- 13 爱丽舍宫 1973：秘密疾病/193
- 14 爱丽舍宫 1974：代理总统/211
- 15 爱丽舍宫 1977：朱庇特与普鲁东/227
- 16 爱丽舍宫 1981：手中的两朵玫瑰/245
- 17 爱丽舍宫 1994：火枪手的自杀/263
- 18 爱丽舍宫 1995：狂风暴雨/279

附录一 共和国历任总统/295

附录二 总统府的预算/299

1 序幕：爱丽舍宫 2007

探访总统府

有些人依然称它为“城堡”。什么城堡？一座几乎不比我们美丽的区政府更大的白灰双色的城堡？共和国是低调的。她把总统安置在路易十五时代一位财不外露的亲王府里。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整个建筑比例得当、外观和谐、错落有致。典型的十八世纪建筑风格，糅合了十九世纪的特色，门廊、四四方方的院子、台阶、主楼、花园，没有一丝浮夸，有的只是格调。但这种含蓄却懂得如何在帽子上系上漂亮的缎带。总统府离皇宫大街两步之遥，被圣奥诺雷街区簇拥环绕，这个街区是集法国人优雅精致之能事的时装和香水胜地。周围的大街小巷都以名人冠名：达古梭，法国大法官，路易十五的首席法官；马里尼，蓬巴杜夫人的兄弟；加布里埃尔，凡尔赛宫、特里阿农宫和巴黎军事学院的设计者。是有上天庇佑？近三百年来，爱丽舍宫从来没有改变过，既没遭过火灾、劫掠，也没萧条过……它甚至还躲过了大革命！它的砖石檐瓦、花草树木好像亘古不变似的。

若说它其貌不扬，却让人肃然起敬。在巴黎的确有好些宫殿，从卢浮宫到皇宫，从卢森堡宫到波旁宫，从小皇宫到大皇宫，但只有两个强调是“宫”：司法宫和爱丽舍宫。仿佛司法和权力自然而然应该享受同等的尊崇。因为它不仅是近五十年来法国最著名的宅院，而且它还是政权的所在地，暗示了责任和神秘所在，伴随着繁文缛节，三色旗、武装的哨兵、深色的汽车和摄像头。就是在那里任命或罢免总理，在那里召见或辞别部长，在那里召开内阁会议、签署法令、解散议会……

在这些高墙后面，跳动着法兰西的心脏，法国就是在那里被创造、被毁灭、被重塑。它先是一户富贵人家的产业，之后落入国王、皇帝之手，最终成了共和国的财产，它曾被称做波旁王朝的爱丽舍宫、拿破仑的爱丽舍宫、国民政府的爱丽舍宫，最终才被简称为爱丽舍宫。在那里，共和国

总统要肩负起民事和军事双重职责，他是军队的首领。实权抑或只是权力的象征？“我只是位英国王后。”费利克斯·福尔如是说，抱怨自己没有实权在握。他是第三共和国的一位总统，的确，除了特赦的权力外别无其他。直到 1959 年第五共和国，戴高乐将军才把权力带回爱丽舍宫。他在那里确立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启用核武器的权力。他的指挥所取名朱庇特——天空和闪电之神。

这个宫殿是一座军事重地。的确，拿破仑三世出于谨慎把内务部设在宫殿马路对面波沃广场的府邸里，在弗布尔－圣奥诺雷街 55 号的拐角处，因此唯一一个可以步行去总统府的部长是治安部长。况且总统府和国家元首的安全由听命于总统府军事指挥官的第一警卫团的两百五十名卫兵日夜守护。宫殿的勤务工作（至少部分）一直是由退役或在职的海员担任。为什么是海员？因为战舰上的后勤服务历来闻名遐迩！总统的健康是由一名主治医生和四名急救军医负责的；一旦总统遭遇意外，他就会立刻被送入一家军队医院。

爱丽舍宫，总统只能一时拥有。一旦离开，即是永别。规定的任期只有在总统辞职、疾病和发生政变的情况下才能被中途打断。任何一位总统夫人此后都没回过总统府，除了密特朗夫人，她那是迫不得已。如果说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1981 年在摄像机镜头的注视下惨兮兮地离开总统府，之后也回过爱丽舍宫，那是因为他应邀参加在那里举办的欧洲首脑会议，或是因为他人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应尽的礼数。

★

直到 1977 年 7 月 14 日，爱丽舍宫都只是一座围墙后面隐蔽的宫殿，路人匆匆看到的只是前庭的砾石、七级台阶、门廊四根大柱子的剪影；除了总统府邀请的贵宾，它从来不接待任何访客。距离 1978 年春大选前九个月，已经当选总统三年之久的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决定向公众开放爱丽舍宫。他之前已经改过“革命之歌”——《马赛曲》的节奏，变过军队阅兵式的程序，让阅兵式在首都的几个不同街区举行；那一年，军队在荣军院和三月广场大街之间游行。阅兵式和几千名宾客参加的传统游园会后，共和国总统从下午 4 时到晚上 8 时，整整四个小时，向八千名从早晨就开始等着参观总统府的游客致意……

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改变不只有向公众开放爱丽舍宫这一项保留了下来：《马赛曲》找回了它自第二帝国以来的“欢快”曲风，虽然阅兵式又

回到了星形广场到协和广场的老路线，但公众继续可以来参观爱丽舍宫。只是对外开放的日子变了，从那以后，它在9月遗产日的那几天开放。

“总统府自然是接二连三的访问、宴请和庆典的场所，”戴高乐将军在他的《回忆录》^①中这样写道，“的确，如果说它代表了国家的庄严，我认为在这一意义上，凡事都应该做到紧张而有序，典雅而不卑不亢。这也是房子的女主人——我妻子所希望的。”

★

游览总统府最好的导游除了现任的女主人还能是谁？贝尔纳黛特·希拉克第一次进爱丽舍宫是在1967年。她丈夫当时刚当选科雷兹^②的议员，被任命为当时的总理乔治·蓬皮杜政府负责预算的国务秘书。他应戴高乐将军邀请偕夫人到爱丽舍宫午餐，被邀请的还有埃德加·福尔^③夫妇。午餐安排在爱丽舍大道翼宫的一个厅里，后来蓬皮杜夫妇让皮埃尔·包林^④为它做了装潢。

“我受宠若惊，都忘了当时厅堂是什么样的装潢。”希拉克夫人笑着说道，“幸运的是，那一次，埃德加·福尔滔滔不绝，一个顶仨，露西·福尔^⑤也一样。将军非常周到：当他觉察到他安排坐在自己身边的年轻女士有些拘谨，他就千方百计想让她自在些……后来，我们也受到过蓬皮杜夫妇的款待，不再是午餐，而是晚宴，常常和艺术家们一道。那些晚宴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有时是恰逢一部新片的放映。”

1968年5月30日，贝尔纳黛特·希拉克置身在几十万人的游行队伍中间，游行队伍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西行，呼吁国家振兴。在离开协和广场后，她朝街的右面望了一眼，看到爱丽舍宫一排高高的窗户，将军就在窗玻璃的另一边工作。

“这些远处的窗户，比前面的树梢还高，有点神秘，”她说道，“我心想：当历史在犹豫的时候，将军在想些什么？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朝一日，我丈夫也会在这些窗户后面工作……”

① *Mémoires d'espoir*, Plon, 2003. (《希望回忆录》)

② 科雷兹(Corrèze)：法国省名。——译注

③ 埃德加·福尔(Edgar Faure, 1908~1988)：律师，曾任法国总理。——译注

④ 皮埃尔·包林(Pierre Paulin, 1927~)：法国设计师。1984年为密特朗设计了办公室。——译注

⑤ 露西·福尔(Lucie Faure, 1866~1913)：埃德加·福尔的妻子。——译注

现在她在一楼自己的套房走下来，尽一尽她做总统府女主人的地主之谊。来参观的游客受到的礼遇并不比来赴国宴的贵宾逊色。接见安排在位于主楼中央的迎客厅，全程都在穿礼服的侍者和穿制服的共和国卫兵的注视下进行。然后朝左走，沿着大阶梯拾级而上，进入东翼宫；把大衣放在让人瞠目结舌的衣帽间（有升降货梯通往地下室），走进克娄巴特拉^①厅，比一般的大厅小，但比迎客厅大。

曾是蓬巴杜夫人^②和贝里公爵^③的梳洗间、拿破仑三世的工作室，克娄巴特拉厅的得名是因为厅里那幅描绘了“安东尼^④和克娄巴特拉在塔尔苏斯^⑤相会”场景的挂毯，挂毯是侯爵夫人定制的，在她去世前不久才织好。在大理石的壁炉上，一尊卡洛琳娜·缪拉^⑥迷人的半身像，一张桌子上摆着一座让-米歇尔·弗龙^⑦创作的铜制喷泉，是1995年竞选总统的时候赠送给雅克·希拉克的。

这个小厅通往五间紧挨在一起、面对花园的华丽厅堂，正是这些花园为景致平添了几许灵秀。一走进去，让人顿时眼前一亮的是金色和赭石色细木护壁板上五颜六色的华美花束和红得深浅不一的地毯。

“画像厅，”总统夫人宣布道，“和拿破仑三世同时代的八位国家元首的画像——我听说以前这里挂的是波旁王朝王公们的画像……”

抬起头，在镀金的细木护壁板和天花板之间的每一个凹槽里，离地四米高的地方，依次出现的是奥地利的弗朗索瓦·约瑟夫^⑧、意大利的维克

① 克娄巴特拉（Cléopâtre，公元前69～公元前30）：埃及著名女王。埃及国王托勒密十二世的次女，后成为埃及马其顿王朝的末代君主，成功引诱与征服恺撒、安东尼两位大将。——译注

② 蓬巴杜夫人（Jeanne Antoinette Poisson, marquise de Pompadour, 1721～1764）：路易十五的宠妃。——译注

③ 贝里公爵（Berry, Charles Ferdinand de Bourbon, 1778～1820）：查理十世的次子，被一名工人谋杀。——译注

④ 安东尼（Marc Antoine，约公元前83～公元前30）：罗马将军，他在恺撒死后和屋大维一起执政，后来迷上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抛弃了罗马和他妻子（屋大维的姐姐）。屋大维向安东尼宣战，并于公元前31年在亚克辛角海战中大捷，被包围在亚历山大港的安东尼自杀身亡。——译注

⑤ 塔尔苏斯（Tarse，即Tarsus）：土耳其的古老城市，在阿达纳之西。——译注

⑥ 卡洛琳娜·缪拉（Caroline Murat）：拿破仑的妹妹，缪拉元帅之妻，那不勒斯皇后。——译注

⑦ 让-米歇尔·弗龙（Jean-Michel Folon, 1934～2005）：比利时艺术家、画家、雕塑家。——译注

⑧ 弗朗索瓦·约瑟夫（François Joseph, 1830～1916）：奥地利国王（1848）、匈牙利国王（1867），即约瑟夫一世，茜茜公主的丈夫。——译注

多·艾曼努尔二世^①、沙皇尼古拉一世^②、维多利亚女王^③、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纪尧姆四世^④、西班牙的伊莎贝拉二世^⑤、符腾堡^⑥的纪尧姆一世^⑦、教皇庇护九世^⑧……在壁炉的正面挂着一个路易十五时期的挂钟，非常罕见，是“皇家御用品”。它和爱丽舍宫其他三百四十座挂钟一样按时鸣响。国家家具管委会的一位钟表匠，唯独他一个人有资格每周花整整一天时间负责给所有这些钟上发条。

地上，是昂古莱姆公爵卧房的地毯，十六圈金月桂花环，中间蓝色的圆心里是三朵白色的百合。在第二帝国治下，这个厅被称为“缪斯厅”，当宾客数量超过十五人的时候它常常被用做餐厅。

“因为，或许这显得有些奇怪，但在宫殿里没有专门的餐厅。根据总统希望的宾客人数在这里或那里摆开几张桌子……”

宫殿的女主人是不是有权挑选布艺的格调和颜色？

“一点权力都没有。在接待厅室里，什么都不能变动。一切都得保留原来的样子，至少是从戴高乐将军以来就没有改变过。国家家具管委会对室内装潢看得很严！”

贝尔纳黛特·希拉克弯腰看了看一张路易十六时期的小沙发椅，里昂的真丝套子；什么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她意外地看到有一处磨损了，可能会裂开。

“皮托波尼先生，您注意到这个没？”

老海员、膳食总管，荷塞·皮托波尼是爱丽舍宫大总管热罗姆·塞吉的副手。

“我会让人把它取走，夫人。”

根据破损的程度，人们会对家具进行修补或者返工重做。一视同仁，

① 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 (Victor Emmanuel, 1820 ~ 1878)：撒丁国王 (1849 ~ 1861)、意大利国王 (1861 ~ 1878)。——译注

② 尼古拉一世 (Nicolas I, 1796 ~ 1855)：俄国沙皇 (1825)。——译注

③ 维多利亚女王 (Victoria, 1819 ~ 1901)：英国女王 (1837)。——译注

④ 弗里德里希·纪尧姆四世 (Friedrich Guillaume IV, 1852 ~ 1912)：普鲁士皇帝。——译注

⑤ 伊莎贝拉二世 (Isabelle II, 1830 ~ 1914)：(波旁王朝的)西班牙女王 (1833 ~ 1868 在位)。——译注

⑥ 符腾堡 (Württemberg)：历史地名，位于德国西南部的施瓦本，是今天巴登-符腾堡州的一部分。——译注

⑦ 纪尧姆一世 (Guillaume I, 1797 ~ 1888)：普鲁士国王，德意志皇帝。——译注

⑧ 庇护九世 (Pie IX, 1792 ~ 1878)：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教皇，1846年至1878年领导教廷三十二年的教宗。——译注

所有室内装潢的家具或物品都一样。国家家具管委会备了一定数量的织物布料，不然就到里昂大丝绸厂去订货。

“1995年5月17日，就在正式就职仪式结束后，我丈夫宴请了两院的主席——菲利浦·塞甘^①、勒内·莫诺利^②及他们的夫人来参加他作为共和国总统请的第一顿午宴。餐毕，他去换衣服，然后一辆锃亮的敞篷车开来接他，我不知道将军或是乔治·蓬皮杜是否也用过这辆车。雄鸡栅栏门打开了，他上了香榭丽舍大街，去无名烈士墓前致意。”

十四年前，弗朗索瓦·密特朗曾经邀请过社会党国际^③的代表。

透过这个大厅的落地窗，在左边可以看到私人套间。直到拿破仑三世，只有底楼一说，主要是公馆的建造者——艾弗瑞伯爵的几个浴室。侧面的房间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是总统办公室，后来成了一个图书馆；就在这个圆穹顶的图书馆前面，戴高乐将军、乔治·蓬皮杜、弗朗索瓦·密特朗拍摄了他们的官方肖像照。就是在这里，费利克斯·福尔去紧挨着它的“银厅”和他的“老相好”幽会，就是在“银厅”拿破仑于1915年6月22日签署了退位书。

可以从一个楼梯或宫里唯一的一架电梯上到二楼，上面有总统和夫人的套房和私人客厅，穿过那里可以前往欧仁妮的浴室，她的浴缸一直都在，但遮盖起来了，地板需要做大量的清洁工作。

贝尔纳黛特·希拉克回忆道：

“蓬皮杜夫妇很喜欢让当代艺术家和设计师来弄。他们给我们留下的套房里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桃花心木星形浴室，每一角都有一张小梳妆台、一个盥洗池和一个浴缸（对我丈夫而言短了一点！），中间是淋浴器。它一直保持原来的样子，但不管怎么说都需要做点整修……在底楼，皮埃尔·包林装潢的客厅同样也保留了下来，连同那些由弗朗索瓦-格扎维埃·拉拉纳^④设计、塞弗尔手工制造厂生产的‘冒失的鸵鸟’群像。我和国家家具管委会一起找人修复了这个厅。”

① 菲利浦·塞甘（Philippe Séguin，1943~）：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国审计法院第一院长。——译注

② 勒内·莫诺利（René Monory，1923~）：法国政治家，1984年“未来世界”的创建者，曾任参议院主席。——译注

③ 社会党国际（Internationale socialiste）：国际组织。起源于1864年，1951年7月在联邦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重新成立，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社会党国际是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的联合体。——译注

④ 弗朗索瓦-格扎维埃·拉拉纳（François-Xavier Lalanne，1927~）：法国雕塑家。——译注

我们离开画像厅前往蓬巴杜厅，最初业主的奢华卧房，后来成了侯爵夫人^①的房间，第三共和国时期被称做“半圆厅”。

“她的床的确是放在一个稍稍有点圆的凹室里。缪拉亲王把这个凹室封上了，为了能改建大衣帽间和通往二楼的复式大理石铜棕叶饰旋转阶梯。可惜，让我们能回想起蓬巴杜夫人的东西太少了！”希拉克夫人叹息道，“只有这个细木镶嵌的紫色橱柜上的半身像和这帧国家家具管委会主任刚刚才弄到的小画像。而且，也是在这里放置了这幅亚眠作坊送来的十八世纪织造的挂毯，描绘了一辆由两匹烈马拖着的战车载着以利沙^②和先知以利亚^③疾驰而去！”

在壁炉上，是一尊放在一个基座上的非常美丽的摆钟，已经永远地不走了，充其量只能充当一个巨大的音乐盒。

“弗朗索瓦·密特朗不喜欢它，于是他把它收了起来。为了让我们开心，在我们入住之前他又让人把它摆回原处……就在同一个厅，1989年11月18日柏林墙倒了之后，他在这里宴请了欧洲各国的领导人。”

宫殿的正厅，大使厅由此而得名，因为就是在那里，共和国总统接受被派驻巴黎的各国外交官的国书。在缪拉时代它就是一个很大的礼宾厅，拿破仑三世时代也一样。它在二楼，正好位于皇帝和欧仁妮皇后的卧房楼上。1959年当戴高乐将军入主爱丽舍宫时，他需要地盘做一个务实的总统，他废了二楼这个尽收花园美景的多余的大厅，改建成他自己的办公室。他离任后，又成了乔治·蓬皮杜的办公室。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希望能“改朝换代”，于是他把办公室搬到大楼东翼的拐角处，还在二楼，就在画像厅的楼上。弗朗索瓦·密特朗又做了什么？最终冠冕堂皇地坐上了戴高乐将军的座椅，他把办公室又搬回原处，连同原来的家具。一直到他第二次任期，他才用现代的家具代替了原先的老家具，同样出自此前曾为蓬皮杜效劳过的包林之手。当雅克·希拉克入主爱丽舍宫的时候，他发现将军曾经使用过的工作台和桌椅又回到了原处……

① 指蓬巴杜夫人。——译注

② 以利沙（Elisée）：《圣经·旧约》所载以色列先知、以利亚的门徒。——译注

③ 以利亚（Elie，活动时期公元前九世纪）：希伯来先知，他强调一神论，宣传除以色列的上帝外别无真神。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承认他是先知，中国穆斯林称之为伊利亚斯。——译注

大使厅壁炉上的挂钟和其他厅堂的一样，也是一件少见的珍品；它的基座同样也是一个巨大的音乐盒，绘着法厄同^①和达佛涅^②的故事。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运作不仅指示了二十四四个时辰、月份、月亮的阴晴圆缺，还指示了黄道十二宫的位置！在一张路易十五时期的蜗形脚桌子上，摆着一尊马克·奥雷尔^③的青铜像。

“路易十六的家具是让-巴蒂斯特·布拉尔^④设计制造的，丝织品的颜色艳丽如昔。”宫殿的女主人说道，“但这个厅最美的还是萨伏纳里^⑤织的地毯，它原本是路易十四为卢浮宫河边长廊订购的地毯中的一块。共和国只拥有其中很少的几块。在路易十四的罗马数字周围，瞧一瞧以蓝色、黑色、金色为主色的色彩惊人的鲜艳，图案的精致，景色栩栩如生，就像一幅幅画一样！在其他厅里，有几张椅子出自雅各布^⑥之手。”

★

穿过落地窗，就是花园，或者说是公园。极目望去只有树和树丛，及大皇宫美妙无比的彩绘大玻璃。尽管离协和广场和香榭丽舍大街只有三分钟的路程，却几乎听不见城市的喧闹……近景是一片草地和玫瑰花坛。花园保留了最早法式花园的景深，随后又沾染了一点英国品位，最终成了如今这个枝繁叶茂、风光怡人的花园；原先还有一个小池塘，上世纪六十年代戴高乐将军决定让人把水抽干，主要为的是消灭蚊子。

“在右面，原是一株郁郁葱葱、高耸入云的苦栗树，或许是蓬皮杜夫

① 法厄同 (Phaëton)：据希腊神话，他是太阳神赫利阿斯和仙女克吕墨涅的儿子。由于被说成是私生子而感到受了嘲弄，于是向他父亲诉说；赫利阿斯许诺满足他的任何要求以证明自己的父亲身份。法厄同于是要求允许他驾驭金车遨游天空一日。赫利阿斯因有言在先，只好答应他。法厄同出发后无法控制金车，结果驶离地球太近，几乎把地球烧毁。为了防止更大的灾祸，宙斯用雷霆把他击落。——译注

② 达佛涅 (Daphné)：希腊神话中月桂树的化身。传说她是一位河神的女儿，在色萨利、伯罗奔尼撒或叙利亚过着放牧生活。她拒绝所有人的求爱，当太阳神阿波罗追求她的时候，她向大地女神或她父亲求援，于是被变为月桂树。——译注

③ 马克·奥雷尔 (Marc Aurèle, 121~180)：古罗马皇帝，也是一位哲学家。——译注

④ 让-巴蒂斯特·布拉尔 (Jean-Baptiste Boulard, 约 1730~1789)：法国家具设计制造师，路易十六时期皇室家具的供应商。——译注

⑤ 萨伏纳里 (Savonnerie) 是法国非常著名的一家地毯厂，该厂原为肥皂厂。——译注

⑥ 雅各布 (G. Jacob) 路易十六时期的家具设计制造师，曾为路易十六的游戏室及太子大厅做过家具。——译注

人那个年代栽种的。1999年的暴风雨后，春末举办了一场颁发荣誉军团勋章的仪式，宾客们分散在花园的草地上，”贝尔纳黛特·希拉克回忆道，“来宾中有一位叫布朗特罗斯^①的先生……他走到我跟前自我介绍后说：‘夫人，下星期我会再来这里，因为我负责砍这株苦栗树……’‘先生？您可以跟我说得更详细些吗？我很吃惊……’‘可以，可以，我会回来砍苦栗树。’‘亏得您告诉我。谁给您下的这个指示？’‘是河泊森林管理处，夫人。’

“这件事情很快就在宾客中间嘀嘀咕咕地传开了，‘就是这位先生，’人们一边耳语一边用手指着布朗特罗斯，‘要砍掉这株美丽的大树。’简直匪夷所思……我马上展开了小小的调查，况且我丈夫常常说：‘千万不要去碰这些树。’但是这株苦栗树被确认病了，有一种可怕的病菌把它从里面蛀空了：蜜环菌。河泊森林管理处的负责人于是过来见我：‘夫人，我们快临近7月14日国庆节了，要是在游园会的时候这棵树倒了，还指不定出什么乱子呢。如果您不同意砍这棵树，我就不得不向您提出辞呈……’的确要狠下心肠才能决定砍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先从高处下手，一段一段地锯。真是株参天大树……和我丈夫一样，我也很喜欢这些树。”

被砍掉的苦栗树是院中最老的梧桐树、橡树、枫树等老树中的一株，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种了一排椴树，弗朗索瓦·密特朗时期种过一些栉木和山毛榉。1999年的暴风雨毁了其中的九株。

“从那以后，我们种了十一种种类不同的树，一株梧桐、一株椴树、一株枫树、一株日本松（特地为我丈夫种的）、一些桦树……”

在公园的尽头有两座小亭子，黏土和木结构的建筑，始于十八世纪，有一部分是拿破仑三世时期修建的。它们有多种用途，园丁的工具间、最近用做几个负责宫殿外围保安的卫兵的住所。但是这些小屋的墙体里已经被侵蚀了。于是，在卡特琳娜·塔斯卡——当时的文化部长的赞同和支持下决定重建。今天它们的窗户装的都是防弹玻璃，有几个单间，和原来的房间一模一样。

每年，这些花园都要遭受一次暴风雨一样的洗礼，那就是7月14日的游园会。四五千名持有写了字的纸板的宾客蜂拥到草地上，冷餐会、节庆厅，在卫队的乐声中热闹的节日的欢腾。最幸运的人儿或许可以在那里

① 法文为 *Planterose*，字面意思为“种玫瑰”，让“种玫瑰”先生负责去砍树，确实比较讽刺。——译注

看到电视访问结束后、在保镖簇拥下回来的共和国总统。

“说真的，有时候简直是场噩梦！1995年，当我看到人们践踏大片大片的花草，把纸板和瓶子丢得到处都是的时候，我马上让人修了一些木栅栏。早在人们开始准备游园会的十多天之前，花丛已被这些小栅栏围起来。送外卖的饭店就可以安顿在横向的小径上，在被保护起来的灌木丛之间。

“园丁们都非常称职，常常是从巴黎或文化部的园林局调过来的，他们的工资由国家负担。根据季节的不同，我们栽种了很多不同的品种。您瞧好了，到了6月，淡紫色迷人的蜀葵，花开满架的紫藤。我们让园林设计大师路易·贝纳什^①重新布局了一下。他加大了花坛，为了能栽种更多品种的玫瑰，还有草地也一样，只留下了接送来赴国宴的外国贵宾的车辆行驶所必需的空间铺成砾石路。”

★

参观继续，接下来是副官厅，在那里，人们注意到地板会让人勾起对拿破仑一世和路易十八的回忆。的确，地上铺的是来自杜伊勒里宫拿破仑的冠冕大厅幸存的地毯的一部分，上面依然保留了皇家的蜜蜂图案，但中间圆饰里的雄鹰已经被百合花和路易十八的罗马数字替代了。就这样，历史把帝国和复辟的君主国合而为一了……挂钟是典型的路易十五时期的款式，饰有一串串的葡萄浮雕和一只公羊的脑袋……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很喜欢这个挂钟，他把它搬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这里是缪拉厅，很宽敞的一个接待大厅，华美壮观：水晶吊灯、考林辛式柱、带柱头的壁柱……我们现在在“克莱夫和博格的大公、若阿尚亲王殿下”的住所，他是帝国的元帅、皇帝的妹夫。霍勒斯·韦尔内^②曾应他之请作过两幅传世的油画，描绘他的赫赫战功：一幅是他指挥大军在意大利作战渡过台伯河；另一幅是1806年莱茵河畔的奔阿特城堡，他把军队驻扎在山顶庆祝凯旋的场面。在朝花园开的两扇窗之间，是一幅描绘大军先遣部队的油画和一尊骑在马背上的皇帝的雕像……

缪拉也曾定制过一个耗资甚巨的拿破仑帝国时代式样的基座，四面是用塞弗尔的瓷器装饰的，和天青石的颜色相仿。上面摆放着一个美丽的路

① 路易·贝纳什（Louis Bénéch, 1958~）：法国园林设计大师。——译注

② 霍勒斯·韦尔内（Horace Vernet, 1758~1835）：法国浪漫派画家。——译注

易-菲利浦时代的座钟，钟有三面，每面都绘有巴黎最著名的三个钟所在的地方：卢浮宫第一个入口于1200年打制的太阳钟，1310年安置在皇宫塔楼上的大钟，1841年使用煤油灯照明的市政厅的钟……

但是，在这里，属于共和国历史的钟是这个黄铜质地、勒波特尔^①造的双面钟。平常日子里，这只不起眼的钟在摆在基座上的大钟前黯然失色。当这个往日的节庆厅召开部长内阁会议，资料被分发到围坐在用毯子盖住的巨大桌子旁的部长手中，此时这只黄色双面钟就再次被摆到桌子的正中间，扮演它计算每人发言时间的角色，一面朝着共和国总统，另一面对着总理。自从乔治·蓬皮杜以来，每周的内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戴高乐将军在二楼开他的内阁会议；之前的共和国的内阁会议通常是在画像厅召开。

★

缪拉厅的门朝向冬花园，花园是典型的拿破仑三世时代的风格，挨着昔日艾弗瑞公馆十八世纪的老墙。它是1881年儒勒·格雷维^②当总统的时候建造的。

节庆厅是第三共和国的产物，几十只水晶吊灯熠熠生辉，光芒四射；是萨迪·卡尔诺^③在1889年世界博览会之际为它们揭幕的，大厅的装潢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装饰画，装点了爱神、花卉、象征丰收的羊角的藻井平顶，这是工业大革命时期整个法国大肆挥霍的表现。外加七块十八世纪的挂毯，其中一幅是路易十五的岳父斯坦尼斯拉斯·勒泽克赞斯基^④身着戎装的样子。但是这个大厅的特点是，一直到1984年，纵向的两面墙上都没有门窗。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确把该厅的改建托付给居易·尼科^⑤，后者在东面和南面墙上开了十个落地窗，和原先大厅的风格是那么和谐，人们都误以为先前就是这样的！

① 勒波特尔 (Lepaultre, 1618~1682)：法国十七世纪最著名的装饰和浮雕大师。——译注

② 儒勒·格雷维 (Jules Grévy, 1813~1891)：法国政治家，第三共和国总统 (1879~1897)。——译注

③ 萨迪·卡尔诺 (Sadi Carnot, 1837~1894)：法国政治家，第三共和国总统 (1887~1894)。——译注

④ 斯坦尼斯拉斯·勒泽克赞斯基 (Stanislas Leszczyński, 1677~1766)：从前的波兰国王，下台后成了洛林公爵。——译注

⑤ 居易·尼科 (Guy Nicot, 1933~2002)：法国建筑师。——译注